

度
君
子

徐
挺
著

度 君 子

徐 佺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 上 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度君子 / 徐佺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671-2857-6

I. ①度…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25630 号

责任编辑 傅玉芳
助理编辑 刘 强
封面设计 柯国富
技术编辑 金 鑫
章 斐

度 君 子

徐 佺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press.shu.edu.cn>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 戴骏豪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 mm×1240 mm 1/32 印张 9.25 字数 240 千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1-2857-6/I·455 定价 36.00 元

目 录

小引：江城好风情，十年一轮回	1
一、你从哪里来，来这做什么	6
二、新官理旧账，补漏又拾遗	22
三、服务无止境，管他谁跟谁	33
四、八月龙抬头，请你低下头	43
五、这里谁做主，果然我伙惊	58
六、不做亏心事，也怕鬼敲门	74
七、五月起风暴，谁人把箭挡	88
八、大张旗鼓地，说没就没了	98
九、怎么没声音，铃儿响叮当	106
十、主人一支笔，帮手与下手	114
十一、指标哪去了，责任又在谁	126
十二、坚持三个不，请你马上走	143
十三、两个阿胡乱，怎抵金刚钻	152

十四、绝路也是路,总得留一手	160
十五、副业变主业,一亩三分地	170
十六、我不再分管,你该有机会	178
十七、你烦我也烦,斗智更斗勇	192
十八、应该怎么弄,咱听大哥的	206
十九、请您打黑枪,兄弟翻墙头	216
二十、强强巧联手,究竟为了谁	224
廿一、我就不同意,行也还不行	232
廿二、前景似雾霾,士气更低迷	239
廿三、要么走一个,要么一锅端	247
廿四、王者显风范,一切重新来	257
廿五、历史总相似,一路请走好	269
 尾巴:风云多变幻,徘徊复徘徊	 285

小引：江城好风情，十年一轮回

江城是一座美丽的花园城市，有山有水有风情。

因为毗邻省会，这个曾经的农业大县肩负着省会“米袋子、菜篮子”工程的艰巨任务。也正因如此，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之时，江城仍牢牢地守着百万亩丰产良田，产业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明显滞后于其他地区。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农民的苦根子。”不甘寂寞的江城人同样向往着奔小康，可是无工不富啊！

为了摆脱贫穷落后，江城的县、乡（镇）、村三级干部发扬“五千五万”精神（举千军万马、行千山万水、话千言万语、历千辛万苦、排千难万险），努力发展工业生产，一批与省会大工业联姻的县属、乡办、村办企业应运而生。

时任江城县委书记的李省长意识到，遍地开花、村村冒烟的“牧羊式”发展，终究成不了大器。于是，决定依托毗邻省会的独特区位优势，辟建首家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江城科技园。

时任江城县长的雷部长亲自挂帅落实科技园的规划建设，带着秘书徐峰在机耕路的尽头来来回回地踏看，在地图上标上了一个又一个圈。那一个又一个的圈，逐步成了江城科技园的五大产业功能区。

产业兴城。

一批批中外客商抢滩落户，一座座现代工厂拔地而起。科技园迎宾大道两侧的“万国旗”迎风飘扬，十里企业长廊形成了一道比凤凰山度假区更为靓丽的独特风景。众多的轻工企业提供了充沛的就业岗位，江城的年轻人不再为就业犯难，出类拔萃者甚至成了国际知名企业的高级白领。科技园的迅猛发展，同时吸纳了百万外来务工人员。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又催生出新城的房地产开发。

十年，科技园支撑起了江城产业经济的半壁江山。江城的经济总量连年翻番，在县一级从过去的倒数第三跃居为全省第三。

凭借着科技园领先一步的发展优势，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日益扩张的城市规模，江城县率先升格为江城市，县、乡（镇）、村三级干部平步青云、官升一级。于是，就有了更多的厅局级干部不断从省直机关或其他市县调入江城，加强领导。没几年工夫，人们就惊讶地发现，江城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中居然没有一个是江城人了。

倒也不是江城没有人才，出不了大官。组织原则是这样的，新提拔厅局级地方干部必须得异地交流，区县一级的主要领导也是如此。虽说是五年一届，然而届中的微调也很频繁，于是乎“第一年熟悉情况，第二年准备工作，第三年另谋高就”。甚至到了换届考核的时候，一些地方的党政班子成员几乎已全是新的了，“还考核谁呀？”

“想谋一番事业，造福一方，没有三五年的积累哪行？”当然了，地方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需要一班人共同努力推进，绝非个别英雄所能成就，前提是坚定不移地朝着共同的目标发展。

“时过境迁，不一样喽……”都是亲历者，人们感受着江城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正逐步发生着的微妙变化。当人们热衷于股市行情、惊讶于房价又涨，同是官场中人的老哥老姐们开始回忆过去。回忆过去，就经常搬出李省长、雷部长等老领导与后来的市委、市政府领导作比较。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最根本在于彼此间的隔阂，有着很大的距离感……”既然存在隔阂、缺乏情感，场面上就特别讲究格局，虽则还都和颜悦色地彼此尊重，却也实实在在地居高临下，颇有些瞧不上江城“乡下人”的意味。

“谁当领导都一样，也是职业经理人罢了。都是上面选派的，绝非下面想要的……”而从来就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货真价实地体现能力与水平，于是便不断推陈出新。

美丽的江城，宜居。

漫步在滨江路，领略着月亮湾的浪漫风情，市领导说了：江城不需要发展什么制造业。那些生产企业啊……能耗大、产出低、务工人员素质差，还污染环境。江城的财力支撑，只需是每年推出几个商业、住宅地块就可以了。

“真金白银，地方税收的含金量又高。”和许多二线、三线城市一样，这些年，房地产业对江城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已经远远超越了工业，地价、房价一路飙升的背后是巨大的公共财政利益，江城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已经无法摆脱对房地产业的依赖。

尽管急剧增加着的、购房买车了的常住人口加重了城市负担，甚至使城市不堪重负。曾经的房地产先驱、甲富江城的南岭县，十年间人口增长近十倍，而可开发利用的土地资源已消耗殆尽，诸多民生保障、公共服务设施需要配套完善。

“唉——南岭弹丸之地，已经办起了二十多所中小学，怎么还不够？”新任南岭县陈县长无奈地感叹道。

“全市平均每月新建一所学校，每天得引进一名教师……”新学年开学在即，市教委领导更加着急。

尽管自打美利坚发生次贷危机那年起，江城的产业经济（工业）持续下滑，总量排名也几乎又回到了从前。

“主要原因么，还在于我们的产业经济外向度偏高。而大环境如此，没有办法的呀！”结合着江城的实际畅谈国内外经济发展大势，市委党校教授的精彩演讲再次赢得了学员们的热烈掌声。

美丽的江城，繁华。

悠久的历史湮没在现代文明里，甚至已经难以寻觅老街的踪影。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老江城诧异着这还是江城的江城吗？几乎和省会一样一样的，满街的人说着标准的、不标准的普通话，夹杂着五湖四海的乡音。

历来江城文人辈出，鲜有商贾。江城人并不富裕，但小日子却也过得蛮滋润。尤其近些年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江城人积累起了相当的财富。即便那些依然还蜗居在果子弄棚户区或还住在乡下买不起房的，只要一挨着动迁，“那——可就彻底翻身喽！”政策好，这一动迁，没有几套房，也有三四室，够宽敞；没有上千万，也有百多万啊，反正这辈子是花不完了的。

闯过灯红酒绿，坐到麻将桌前，因动迁而一夜间变为城镇居民的农民兄弟说：“还干什么活呀？咱把空闲的几间房子出租给外地人，收收租米就可以了。”于是，茶楼、足浴、棋牌室遍布新城的大街小巷，外加小酒馆、KTV。也是现代服务业么！

时尚的美女们进得美容院、指甲室，享受着 SPA。原本在田间忙碌的村姑们，也都聚在广场跳起了街舞。

雷县长离开江城时，徐峰说：您这一届打下的基础，足够后来者吃十年。

果然是，一任又一任的领导载着科技园的辉煌走出江城，踏上了更高的领导岗位，叱咤风云。当然也有人借着江城科技园的便利，把自己培育成了身价过亿的“土豪金”，鸡犬升天。

雷县长离开江城后不久，徐峰就被安排去了偏远的东安县任宣传部长，一年后转岗任副县长。

一晃又十年。

一切都已经被淡忘了、陌生了……

一、你从哪里来，来这做什么

灿烂金秋，大换届后的迎新送旧也很热闹。

简短的欢迎仪式后，徐峰跨进了江城科技园管委会的新办公室，一边默默地念叨着“你从哪里来？来这做什么？”

其实也就最简单不过的问候，套上什么权力啊、笼子的一通瞎掰，似乎就有了些丰富的内涵。“这话不该只是监狱的专属标语，而更适合挂在咱每一位领导干部的办公室么？有了自省，才会自律，哈哈……”

办公室的装饰很简洁，两面墙上分别挂有江城某名家的字与画：“禾”与“荷”。看得出这是前任吴教授的风范。只是，徐峰无心仔细欣赏。踱步来到窗前，眺望着科技园东区最后那几方未开发的土地，当年跟着雷县长实地踏看的场景仿佛还历历在目。又暗自思量：东区，是老领导最后划定的科技园发展预留地，怎么也被匆匆忙忙地开发得如此支离破碎了？

历来，园区的开发建设者重开发、轻管理。开发，可以立竿见影地彰显业绩；而管理，则是细工慢活，永无止境。在徐峰看来：十年，江城科技园错失了太多发展良机，浪费了太多的土地资源。“还能够坚守多少年？五十年太久，二十年不够吧？还能够产出多少亿？翻一翻也还不到一百亿呢……”

如今的江城科技园正被越来越多的后浪所赶超，几乎就要被拍死在

沙滩上了。转型发展，俨然已成为科技园的唯一出路。“可是，路——在何方？”

徐峰，中等个子，其貌不扬。相对于在政府办公当秘书时的少年白发，近些年更明显地苍白了许多。虽则才四十出头，却有着一般同龄人少有的沉稳。沉思着，沉思……

这次组织上怎么会把他调来江城科技园工作？徐峰着实是没有想到。是因为他长期分管工业，对园区建设和管理有着一定经验的缘故而委以重任，还是出于对他长期在东安县任职的照顾？毕竟一位年轻干部在“穷乡僻壤”一窝十年，太久、太久！那么，又是哪位贵人提议将他调出来的呢？感觉每一位问候着的市领导都是。而或许，也就只是个偶然的机缘罢了……

哥们羡慕着，说是科技园可不是一般副职干部想去就能够去得了的，似乎高人半截。“那是。科技园历来由市级领导亲自统帅，干部员工的薪资也高出一般区县许多……”然而也有曾在科技园任过职的老哥提醒道：“你去那里干什么？关系那么复杂，工作很难开展的。论领导干部待遇，前些年是还不错，而现如今可是连汤都喝不上喽……”

同时调任江城科技园管委会任党委委员、副主任的还有陆敏，从市国资委出来，是一位擅长经济管理的好手。

据说是领导比较看好这两位，“年富力强，有思路，有办法，有……”

“咱难兄难弟一块儿去吧。”徐峰略微领先半拍获得了信息，他对此番换届调整早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只是之前尚不能十分确定具体的去向而已。而在电话的那一头，陆敏显然还约略带有一些牢骚，因为历来从市国资委出来的都是被提拔，唯独他没有。

江城科技园管委会、国家级新产业示范园管委会、江城科技园开发建设总公司“三块牌子、一套班子”，党委书记兼主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度君子

全由陈建国同志一人担当。诸多的抬头与称谓,熟悉他的下属则都习惯称他为“老书记”。

“哈哈……两位来得正好。咱江城科技园就是需要有经验、会做事的人。”老书记快人快语道,“以前的小吴主任么,人是蛮好,大学教授一个,就是对业务工作实在太不熟悉。居然把一座桥造到了田当中,没河道的。你讲,要骂伊哇?所以后来呢,我索性把建设口的活分给了几位副职,大家一道管。小李主任么,很能干,会计师,算账来塞,在科技园任职时间是长了一点,调调也好……”

老书记所说的吴教授,确实是财经学院教授。为了提升江城处级干部的学历层次,同时也为了促进“产学研”结合发展,除了公开向社会招聘,组织上还直接从大学城挑选了一批教授到江城“挂职”。名为“挂职”实为调任,学而优则什么。

老书记脸色深沉时,弟兄们躲还来不及,怕是被骂个狗血喷头。这会儿乐呵着,那张笑脸比他的小孙子还可爱,带着浓浓乡音的俏皮话滔滔不绝。

“书记兼主任,兼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历来江城科技园这样的“一把手”岗位设置,利弊权衡众说纷纭,而其绝对的权威则不容置疑。

语重心长地,第二天老书记又特地把徐峰叫去,关照他把科技园建设口的工作全部捏起来,同时要注意把握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我么,半年后就要退位了,会逐步把权力放给你们年轻人,希望你们多担当着点……”

“兵无常衰。”老书记最后强调。徐峰估摸着老书记的心里一定还很有着种种难言的意味吧。

对于老书记,徐峰还是相对比较了解的:

二十年前老书记就曾担任原东安县党委书记。徐峰给领导当秘书时,老书记已调任高桥县党委书记。那一回,为了那个万象汽配项目的

选址问题，老书记在电话里与雷县长争执了足足半个多小时，惹得雷县长很生气、很生气。

“哎呀！怎么就那么较真呢？”徐峰当时就想，一个考虑产业集聚拟将万象汽配项目调整到江城科技园，一个为高桥的地方利益坚决不肯让步。两面都有道理，屁股决定着脑袋罢了。

“哎——那时不一样的，当然得据理力争。”寒暄中偶然提及，老书记依然难以释怀。

东安人不会忘记老书记，也不应该忘记，因为老书记任上确立了东安城乡发展的基本格局。提及老书记，不少东安的老同志还津津乐道着许多故事，说他如何实在、亲民和风趣。

虽则也有一些风言风语，主要是说他霸道。一把手么，有哪位不是如此？

“用人所长：徐峰同志分管园区建设，陆敏同志分管企业服务……”老书记早就考虑妥当，迎新会上就作了交代。所以，徐峰得赶紧带着规划建设科朱科长跑遍江城科技园的五大功能区。

“感觉眼前的一切越来越熟悉，却也越来越陌生了……”想当年雷县长兼任江城科技园管委会书记、主任，初创时期的特殊背景、特殊需要、特殊安排与特殊任务，徐峰依稀还能一一对应曾经的人与事。

为什么还只是那些个十多年前就已落户的老企业在“发光发热”？近十年来，科技园似乎没有再引进新的龙头骨干企业。即便有几个也圈着上千亩的土地，然而自身的产能却少得可怜，更别说形成什么产业链了。

习惯使然。按理说徐峰到科技园分管建设，什么项目开发、财税贡献等当然就与他无关，但长期在东安县分管工业、商贸、财经等，习惯于土地开发—招商引资—经营管理等“一条龙服务”“托拉斯管理”的模式，使得他总还将园区建设与企业发展紧紧地联想在一起。

“需要完善的地方还很多，光那些设施维修就够钱的。眼下最着急的，恐怕还是那两个隧道的扫尾工程以及……”朱科长学的土木工程专业，一级建筑师，自打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科技园从事规划建设，也算得上年轻老干部了，对科技园的相关情况如数家珍。“但是……”朱科长又将话题绕回了计划新开工的桥梁工程。

“那座桥梁建设真的就那么急么？道路规划尚未调整，这桥梁……”徐峰突然想到吴教授的“田当中”。

“水务工程建设是可以单列的。再说，那、那可是市领导特别关照的，还……还就为了那个光——伏产业的智能化项目……”朱科长一着急，说话就有点结巴。

“拜托——光伏产业在J省，智能机电在H城，又墙内开花墙外香呀？”徐峰“拜托”着，就令朱科长的舌头缩了回去。

为什么西区落户企业的亩均财税贡献甚至就不及东安，有近三成项目没有产出，个别项目地块几经转手却依然是一片空白？

为什么这里的市容环境如此糟糕，我们的城管呢？价值千万元的国有资产散落在私人手里，居然就无人问津？近万亩尚待开发和不能用于产业项目开发的土地，也无人管理？

一俊是可以遮百丑的。不知从何时起，江城的大领导们不再研究系统，只专注于“亮点”。整天就巴望着通过引进一两个超能量的巨无霸项目支撑起科技园的大盘，面上管理的严重缺失和缺位是科技园沉沦的根源所在。一番巡视，徐峰这样理解。

可以理解的。这年头，谁还去研究那些司空见惯了的问题？会做的，当然就不如会说的；会说的，更不如会唱的。从量变到质变，地方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尤其相关产业特色的形成需要时间的积累。怕只怕：你很会做是吧？十年磨一剑。而剑未出鞘，你人已亡。

徐峰才调离多久呀？《江城日报》就连续刊载了东安县如何如何的

有能耐，不增一分地，不加一铲煤，工业产出却连年翻番。“他妈的，老子这些年摸索着取得的，咋一下就成了他的思路加经验？”回头再一想也对，你徐峰的不也就是他东安的吗？只能说是自己笨，十年埋头苦干，还拒绝大会交流发言，有谁能知晓你小子窝在那里都做了些什么？他聪明，一上任就总结经验、指点江山，自己不说，请媒体报道。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江城科技园发展的颓势已然，要想彻底扭转这一局面恐怕没有三五年不行，也绝非徐峰这般副职干部力所能及。“必须得有一位像当年的雷市长那样思路清晰、作风硬朗的主要领导，带领着一批精干的弟兄强势推进。”

荒芜，为后继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老书记为江城科技园所作出的最杰出贡献，在于不惜代价完成了几千户农民的动迁，为科技园后继的开发建设扫清了最后的障碍。

“我很欣赏。像刚刚打过仗一样，拆了个片甲不留……”说到动迁，老书记最欣赏原铁牛村的陈支书，也因此决定要安置好那些因整体动迁“撤村撤队”而被自然地撤销了职务的村干部，于是就新组建了绿化公司。

“我们科技园的干部员工得学会与三种人打交道。哪三种人，你可知道？”老书记有关这“三种人”的提问，着实难倒了所有前来应聘的清华、北大的高材生。

“首先是种田人，请他把地给腾出来；其次是生意人，要把好项目招进来；最后是当官人，求他们帮帮忙把事情给办了。其中学会与种田人打交道是第一位的，也是最困难的，虽然啊——在座各位应该都是农民的儿孙吧？”

“我很欣赏。”市委潘书记三番五次地在全市党政负责干部会议上表扬老书记，区县的“老大”们甚至都有些嫉妒了。潘书记强调要变土地开发为土地经营，大力推进农民居住向城镇集中，既要让广大的农民

兄弟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更要为后继的可持续发展腾出空间、节约成本，一举多得。“我看呐，哪怕目前再多借几个亿，也是值得的！”

江城市委书记潘大民也是从村干部做起的，几十年历练的精华在江城得到充分发挥，尤其近些年来始终坚持把农村工作放在首位，既充分保障了广大农民兄弟的切身利益，更筹谋着江城未来的发展大局。

确实是值得的。前提是，老书记已经把江城科技园东区的数千亩储备工业用地调整为商业、办公用地，使得科技园存量土地资源的预期价值一下子攀升至数百亿，足以承担眼下区区几十个亿的债务。

“只是，唉——咱科技园遍地黄金，就是兜里没有现金。背着金元宝，就是手上没有面包。”每次班子会议，老书记念叨最多的：钱！钱！还是钱！

客官问：江城科技园咋会没有钱呢？

有谁知：开发无止境，滚动着，江城科技园只是一台为市级财政创造财富的机器而已。而且在那“靓女先嫁”的年代，恰“土豪金”主政的后期，科技园总公司自身可以赚钱的买卖全都被改制掉了，所以这台机器还严重缺乏润滑剂。

咱不差钱！“想明白了再做事。”市领导又反复强调科学发展，咱江城就是要适度把握开发建设进度，找准好项目。为了招到好项目，前几年市经委还专门搜罗了国内十大优势产业、百强优势企业信息编成册子，要求各区县按图索骥、上门招商，就好比销售员抱着电话簿去做营销。结果，也还真引进了几朵喇叭花在墙头绽放。

“喏，类似的超能项目咱可不要，也不敢要……”分管招商引资的副县长们偶尔参加完市里的会议聚在一起，难免就对科技园新引进的某项目发表些议论。

“可——那是陈市长亲自带队考察后拍定下来的。现如今政策变了，招商引资的难度也越来越大……”